

口述

“麦子上场，小知了叫娘。”每年麦子快要收割的时候，小知了便开始在树上吱吱叫。听到小知了的叫声，人们就知道大知了猴就要出土了，又到捉知了猴的时候了。

在鲁西，人们口中的知了猴，指的是大知了猴，学名金蝉，也有知了龟等称谓。它孕育生长在树林中几十厘米的地下，经过几年的成长，一般在每年的6月上旬至8月从土中钻出。小知了猴大如花生米，比大知了猴早出土一周左右；大知了猴形如凌枣，有四五厘米长。知了猴是一种昆虫，也是一种美味，夏天捉知了猴是大人孩子们共同的乐趣。树林中灯光交错，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捉知了猴的情景让我一直难忘，在黄河堤防上捉知了猴更是留在心头的暖暖回忆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东阿黄河河务局大桥管理段工作，单位就在黄河堤防背河的淤背区。堤顶行道林和堤防生态林为金蝉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空间。麦子黄了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麦香，这也是知了猴开始出土的季节，于是堤防上变得热闹非常。太阳落山了，堤防附近的乡亲们三三两两来到树林中寻觅知了猴。我忙完一天的工作，晚饭后也兴冲冲地加入捉知了猴的人群中。摸知了猴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傍黑看地，天黑看树。”傍晚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知了猴正在破土而出，因此人们大多将注意力放在地面上，不时地蹲下身去抠一下树林地面上的小孔洞。那黄豆大小的洞口，地皮有些卷曲，给人一种薄薄的感觉，这大多是潜伏在洞中的知了猴留下的伪装，它

通过小小的洞口感知天色，以便天黑后迅速从洞中爬出上树蜕变。看到这样的小孔，我便用手指轻轻一抠，立时手指般粗细的孔洞便出现了，里面多半有知了猴，它正用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洞口。我急忙在地上捡起小树枝伸入洞中，这时知了猴的前爪会紧紧钩住树枝，这样就可以将它捉出来。

天渐渐黑了下来，堤防上的人逐渐增多，人们带着手电、小塑料桶和竹竿，在树林中围绕树木寻觅知了猴。此时，正是知了猴爬树蜕变的时候，因此人们从傍晚“看地”变成了夜间“看树”。人们的眼睛跟着手电光像扫描仪一般在树身上下扫描。有的知了猴爬了一人多高，人们踮起脚尖或者蹦起来将其捉下来，有的已爬到几米高，就用竹竿戳下来，然后赶紧从地面上捡起来装进瓶子或塑料桶中。知了猴，看似爬起来慢悠悠的，其实速度不快，一二十分钟就能爬到两三米高，所以看到了就要立刻捉下。晚上八九点钟是知了猴出土最多的时段，也是堤防树林中最为热闹的时候。此时树林中灯光交错，人影晃动。“捉了几个？”“有五六十个吧。你也捉了不少吧？”“咱俩差不多。”大家在树林中打着招呼，手电的灯光在树身上快速扫过。“快看，那里有一只！”“哎，这棵树上两只，快戳下来。”林中的惊喜声、说笑声、问候声，给燥热的夏夜带来一丝清凉。

1995年暑假，妻子带着儿子从阳谷县城来到管理段。晚饭后，我领着他们娘俩到黄河堤防去捉知了猴。单位大门旁一棵有些歪斜的柳树上，几

只知了猴正使劲地从树下往上爬。“1、2、3、4、5……”儿子高兴地数着，“啊，有8只！”儿子高兴地喊起来。我将它们捉下来放在罐头瓶里，儿子举着瓶子一边走一边看，兴奋不已。来到管理段东墙外，那一片树林中已经有很多手电光在晃动。“妈妈，我看到一只，正在往上爬！啊，这里还有一只！”儿子拿着手电在树林中跑来跑去。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就收获了一瓶知了猴。这时候，我送他们娘俩回管理段，然后自己再到单位以西井圈村附近的堤防树林中去“捡漏”。此时已经是晚上10时左右，捉知了猴的人们逐渐散去，黄河边除了黄河的浪涛声外一片寂静，此时知了猴大多爬到树枝上开始蜕变。我走下堤顶来到淤背区，打开手电向柳树上照射，只见不少柳枝上悬挂着刚刚蜕变的知了，它们如一件件玉石挂件，在灯光中闪着绿莹莹的光。我手握手电和竹竿朝知了轻轻一戳，知了便掉在地上。嫩嫩的知了在手里有一种凉凉的、肉肉的感觉，在灯光下似鹅黄翡翠一般晶莹剔透，有的翅膀还没有舒展开来，虽然在震动，但是还不能飞行，爪子还是软软的，抓得我手心有些痒。一棵树、两棵树、三棵树……我在淤区树林收获着夜间堤防树木的馈赠，等瓶子装满了嫩知了，我便赶快回单位，虽然有些恋恋不舍，但是深夜一个人在树林中还是有些害怕的，再说捉知了猴（知了）也要有知足的时候。这一晚，算下来也收获了三三百只知了猴（知了），剩下的就让它去孕育几年后的捉蝉故事吧。

1997年，我调到阳谷黄河河务局



捉知了猴

□ 张福禄

工作。当时局机关在寿张镇东街，机关距离金堤有几百米，加上工作繁忙，从此很少到堤防上去捉知了猴了。2000年，河务局机关迁至阳谷县城，离金堤有15公里，我就再没有到过堤防捉知了猴了。据同志们讲，如今堤防上依然是乡亲们捉知了猴的好地方，城里的年轻人有时开着车到堤防捉知了猴，从黄昏到半夜，人员不绝，灯光交错，煞是热闹。如今，这种景象被誉为“堤防捉蝉”，成为黄河边上的一大景观。

儿时偷瓜

□ 许金燕

炎炎盛夏，正是西瓜上市的季节。在小区或菜市场，都可以看到用小四轮或三轮车满载着西瓜的瓜农和商贩。瓜农带着淳朴乡音的吆喝声，一次次唤醒我小时候暑期偷瓜的记忆。

1982年，我8岁，上小学三年级，是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，那时我家还住在新疆兵团的连队。夏天，学校放暑假了，我像一只逃脱牢笼的鸟儿，和死党二胖、铁蛋打土仗、藏猫猫、上树掏鸟窝……阵阵欢声笑语，搅动着明晃晃的阳光。有一天中午吃罢午饭，母亲把我“押”到了床上睡午觉，屋子里闷热得就像一个大蒸笼。不一会儿，涔涔冒出的热汗就把我额头前的

几缕头发和胸前的衣襟浸湿了，窗外树上知了撕破喉咙的叫声，吵得我烦躁不安。我的脑子里灵光闪现，一下子想到了又大又圆、能解渴的西瓜。我一骨碌爬起来，踮着脚尖走到里屋观察“敌情”，母亲背对着我，正在搓衣板上一下一下地搓洗衣服，父亲的鼾声比雷声还响，我吐了一下舌头，悄无声息地溜出院子。在二胖和铁蛋家的院墙外，我各学了一声猫叫，这是我们行动的暗号，二胖和铁蛋应声而出。这个时候，树上的叶子就像抽去了筋骨，打着蔫儿，静止不动，蓝汪汪的天上飘着几朵闲云，可以看到在连队的大路上有三个少年的身影，正向着西北方向一路飞奔。

没错，西北方向正是连队的瓜地，连队专门派了张大爷负责看管。那个年代，新疆兵团实行计划经济，想吃西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得凭连长批的条子或是现钱才能买到。要是偷瓜不小心被发现了，就得在全连大会上做检查，年底还要扣工分，所以偷瓜这样费力又丢面子的事儿，大人一般不会去干，都是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子才会去干。瓜地里静悄悄的，一个个又大又圆的西瓜在瓜秧间露出胖嘟嘟的脸庞，向我们挤眉弄眼。我蹑手蹑脚地溜到瓜棚一看，张大爷敞着怀，一撮银白胡子被吹得一上一下，正呼呼大睡呢。我向二胖和铁蛋递了一个眼色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

来到瓜地，我们三人分工明确。我在沟垄里匍匐前进，为的是不让张

大爷轻易发现我。我的眼睛都不够使了，看到个儿大的西瓜，用指肚轻轻一敲，若发出“咚咚”声，确定是熟瓜无疑，我就把西瓜滚到胸前，随手一把扯掉瓜秧，顺到沟垄里。铁蛋人机灵，猫着身子，在沟垄间来回穿梭，一个一个运送西瓜。二胖则在地头儿负责望风和接应。

摘下几个西瓜之后，我学了一声鸟叫，三人迅速在地头集合。瓜地旁边正好有一条水渠，里面的水哗哗地流个不停。真是天助我也，我和二胖、铁蛋高兴得眉开眼笑。经过我们三人研究决定，二胖力气大，负责往渠道里顺西瓜，我和铁蛋则在下游20米处的闸门口“守渠待瓜”，把西瓜捞起。一个个西瓜就像麦场传送带上的麦粒一样，按照既定路线被送到了下游。西瓜全部“上岸”后，我顺手从后背的裤腰带里抽出折叠起来的一个尿素袋子，把西瓜装进去。我们三人因极度兴奋而涨红了脸，合力抬着尿素袋子，来到了树荫底下。等坐稳之后，我们开始分享“战利品”。只听“咚、咚、咚”三声响，三只小拳重重砸在西瓜上，西瓜应声裂为两半。二胖吃瓜有点性急，西瓜裂成两半后，就迫不及待地双手端起半个西瓜，把一张胖嘟嘟的脸一下子“摁”在了西瓜上，远看就像西瓜“长”在了二胖的脖子上，样子十分滑稽。我呢，也顾不了许多，张开五指，一下子插在瓜心里，像“黑虎掏心”一样把整个瓜瓤掏了出来，鲜红的瓜汁四处溢流。吃完西瓜，我们三人互

相对视了一眼，当即吓了一跳，三人脸上和头上涂满了鲜红的瓜汁，就像刚刚打过一场架一样，打得头破“血”流。没过多久，热风一吹，瓜汁被风干，我们三人顿时感觉脸颊上紧巴巴的，就像弹簧把脸上的皮肉往一处使劲拽，特别难受。我们三人相约又到水渠里练狗刨，尽兴后各自回家，相安无事。

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最后偷瓜的事儿还是坏在了我的肚子上。当晚睡觉贪凉，没盖被子，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拉肚子，拉出了许多黑色的西瓜子儿，父亲一看就明白了。我家经济比较拮据，根本就没有钱买西瓜。在父亲的严厉追问下，我只好说出了实情。父亲并没有打我，拿出家里仅有的钱，带着我来到了瓜地，让我当面向张大爷赔礼道歉，我没有供出二胖和铁蛋，只说我一人偷吃了西瓜，张大爷说：“一个半大小子，能吃多少西瓜？吃的加上糟蹋的，顶多5公斤，就算5公斤吧。”那时候西瓜5分钱一公斤，父亲掏出2毛5分钱递给了张大爷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父亲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孩子，记住，得到自己想要的某件东西，要靠自己的真本事……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少年时代的这次偷瓜经历，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。我感谢父亲，告诉我不义之财不可取；教会我如何做人；让我知道证明自身价值，要通过劳动和付出去获得。